

刘会远◎主编

夏都知青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夏都知青

刘会远◎主编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策 划：张文勇

责任编辑：柯琳芳

封面设计：刘芷涵 王海河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夏都知青 / 刘会远主编. 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8.11

ISBN 978 - 7 - 5207 - 0673 - 5

I . ①夏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3804 号

夏都知青

XIADU ZHIQING

刘会远 主编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23.5

字数：356 千字

ISBN 978 - 7 - 5207 - 0673 - 5 定价：7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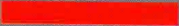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(010) 65250042



内 容 简 介

夏县，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古都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北京、天津1300多名知识青年踏上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，开启了漫漫的人生旅程。五十年过去了，回首往昔，他们感慨万千：他们担当了历史所赋予的责任和重担，无怨无悔。今天虽然已近古稀之年，他们却仍站上了人生新的起跑线：他们生命的旅途还有多远？他们是否还能有所担当？一切都不得而知，但他们仍愿负重前行。

《夏都知青》编委会

主 任：刘会远

副 主 任：安育中 郇中建 王海河

委 员：(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邹建平 卫陵彦 王文波 王海河 乔丹阳
刘会远 安育中 孙建君 孙晓雁 李丹钢
郇中建

前言

夏县，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古都，位于晋南，今属山西省运城市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北京、天津等地1300余名知识青年踏上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，开启了漫漫的人生旅程。

知青，刻着时代的印记，我们共同的名字；夏县，魂牵梦绕，我们共同的故乡。值此我们夏县插队50周年之际，我们再次相聚，缅怀我们共同的芳华；我们再次相约，唤起我们共同的50年的记忆。

回首50年，往事如烟。一代人的命运，在这烟云中颠簸，在这烟云中拼搏，在这烟云中涅槃。

回忆过往，是为了不忘那刻骨铭心的岁月，不忘夏都大地上曾经的青春，不忘北京站那个泪别的瞬间，不忘田野中挥汗如雨的昨天。

回忆过往，是为了不辜负母亲缀扣子那被扯断的针线，不辜负夏县父老乡亲那沾满泥土双手的老茧，不辜负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，不辜负我们当年那颗稚嫩的心和执着追求的信念。

与其说人生如梦，不如说人生非梦。50年来，我们坚实的脚步始终在追梦的路上。

与其说有悔无悔，不如说人生无憾。我们生逢其时，担当了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重担。

今天，我们又站上了人生新的起跑线，步入一个未知的、但

又铺满阳光的人生时段。我们生命的旅途还有多远？我们是否还能有所担当？一切都不得而知，但我们仍愿负重前行。

坚定地相信未来吧，真诚地热爱生命吧，以我们知青的名义。

目 录

上篇 岁月留痕

似水流年

插客歌	/003
相信未来——定格在赤子之心	/010
杨家川	/036
坡上没有退步	/038
旧诗三首	/045
十年大张 葳蕤时光	/050
足迹	/054

热血华章

苦中乐 稻花香	/061
咬定青山不放松	/067
《思想战线》创刊始末	/071
清清的泉水	/075
一号竖井的回忆	/078
我们的家——记夏县庙前南吴村知青集体户	/094
科学种麦	/097
回顾在西下晁大队小农场搞科研	/100

乡俗·情·趣

锄地	/105
棉花女神	/107
回忆割麦	/110
运石遇险记	/111
买牲口记	/112
接新娘	/114
砍柴	/117
东庄的柿子	/120
会飞的鸡	/122
过年	/125
邦宁和他的妻子	/127
情韵	/130
飘逝的歌声	/136
刻骨铭心——生命的洗礼	/141

中条记实

沉甸甸的传统	/144
难忘的回忆	/146
那幢霞光里的楼房	/148
插队生活忆事	/152
大山深处	/154
插队二三事	/158
“过山车”	/160
一封没有发出的信	/162

夏县情	/164
难忘岁月	/166
牛、麦子和饭	/167
如烟往事	/169
不能忘却	/173
知青这碗酒	/174
乡情	/176
大张随感	/179
我的农场岁月	/181

无忘芳华

水头大张	/185
大庙杨家川	/188
曹家庄东交口	/190
尉郭西阴	/192
泗交车厢	/195
郭道陈村	/197
大庙窑头	/199

下篇 砥砺前行

涑水情深

二次返乡再务农	/207
回报父老乡亲一片绿	/214
我的后知青时代	/216

黄土地——实现我的音乐和摄影之梦的地方	/224
在求索中前行——我的求学之路	/239
我的回顾	/246

续写人生

抒怀	/251
我所了解的孙大虹	/257
小老同学	/265
千磨万击还坚劲	/267
细水长流	/270
情深似海	/274
火的洗礼	/277
远去的岁月	/283
我的自白	/285
忆我的先生——书画艺术家胡弘	/293

源远流长

关于夏县文化的几点思考	/299
探寻夏都先民的遗迹	/303
无字的书	/309
夏县县情	/311
夏县发展设想	/313
夏县重点项目	/315

沧海拾贝

胡弘书法绘画作品	/320
宝贵的艺术 低碳的艺术——张宝贵艺术作品	/326
刘军篆刻书法作品	/330
王金华收藏珍品	/334
王文波摄影作品	/338
孙大虹摄影作品	/344
神秘的中东——孙小虹摄影作品	/351
王海河摄影作品	/355
刘宝玲摄影作品	/359

后 记	/363
-----	------

上篇

岁月留痕

我在地图上找到你，一座被称作父亲山的山；我在地图上找到你，一条被称作母亲河的河；我在中条山和黄河的召唤中走向了你，我的第二故乡——夏县。从共和国的首都，踏上夏都这片神奇的土地，穿越了数千年……

似水流年

那年，那月，那山，那水，那袅袅的炊烟，那夕阳余晖下的柴门，那洒向大地的汗水，那被风干的眼泪，都滞留在遥远的记忆……

插客歌

李丹钢

关于插队，过去了半个世纪，很多事在记忆中淡化。好在从初二开始我有了作诗填词的兴趣，每逢激情，便以之抒发或宣泄情感。

一、落脚夏县阴庄（调寄卜算子，1968年12月）

昨眺玉泉云，今赏中条雪。雪景迷茫又似云，众客千山越。
旧事远天边，异地风和月。老汉扬鞭古道狭，村舍灯昏灭。

火车终于停下来。我们在水头车站下车，分成一群一群的，围着行李堆儿聚起，等待分配。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被拉走，好像一开始是汽车，后来是马车。太阳要落了，只剩下几个没有被拉走的学生群了。我望着远山，老乡后来告诉我那叫中条山，再后来我又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抗战战役。远山蒙蒙，披着雪，这让我想起小时经常看见的万寿山和玉泉山上的云。

记得在火车上，那天时近傍晚，石战中忽然跑到我和张嘉林的座位旁，附近还有袁进文。石战中说，有人在找军宣队，要求分到富裕的平原地区，让把

咱们分到贫穷的山里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：“那我们就要求分到最深最远最艰苦的山区去，让他们去富裕的平原。”张嘉林和袁进文也同意。石战中、贺宣化又去找邹建平、迟柯达他们商量，大家想法一致。这样，临时结成了一个境遇相似、经历相同、又有共识的群体。我们去找军宣队表态：好地方让他们去，我们去最差的。军宣队负责分配的人有点错愕，反复问每个人的意见，然后慎重地把我们的要求记了下来。因为有这段插曲，所以此刻站在水头站，我们所预期的，自然是去深山老沟的车了。

太阳只剩半个脸时，好像就剩我们这一堆人了，接我们的马车终于到了。邹建平要我代表大家向老乡表态，推辞不掉，又缺乏豪言壮语的底气，说了几句应景的话，大家就上车了。马车在丘陵古道上颠簸，老汉时不时扬起马鞭晃一晃，天色渐渐暗下，月亮爬上来。月亮的面孔与在北京看到的一模一样，但是看月亮的人已经在北京西南千里之外了。我们也不知道马车摇摇晃晃走在哪里，好像时间不算太长，刚才还在模模糊糊的山丘小道上行进，不一会儿，就沿着平原土道进入了一个村子。村头人家的大门还没有关上，可以透过窗纸看见土坯房子里一闪一闪的昏暗灯光，昏灯在萧瑟寒冷的冬季，透出一丝生气和温馨。我被这古老的村景所吸引。

马车停下来，我们到了知青点。

我一时回不过味来：这不是深山老沟啊，这好像是丘陵和平原的交汇处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们登上村北的凤凰岭山腰，才发现这个村子坐落在平原，或说坐落在很大的盆地北面，村北是丘陵，丘陵南是平原，远远的南面，卧着隐隐约约的中条山。后来又知道，这个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能达到1元多，是丰产棉花和小麦的富裕村。

我们掉进了福窝。

我们做的是最坏的思想准备，得到的却是颠覆性的意外。

到农村的第一天，命运的大门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

这个村叫阴庄，属于尉郭公社，当时叫阴庄大队。我给哥哥写信，落款阴庄大队，哥哥夸我会开玩笑，暗示到了阴间。我越发发誓说是真的，他越不信。我的看法是，“阴”或许是“殷”的误写，也许这里与商殷有什么历史渊源，

比如周打败殷后，曾把部分殷民安置在这个村落。但我一直没有考证过。

二、安顿在农家（七绝，1969年1月）

远离两载伤心地，隐忍民风醇厚家。

日落而归鸡叫起，躬耕田亩客天涯。

一开始，大队支书让我们住在专为知青盖的集体宿舍里，按梁算男生宿舍大概是五六开间。屋里是东北那样的大通炕，不算挤。好像紧南头睡的是陈广汉、袁平生，然后是张嘉林、我和袁进文的铺，往北还有池柯达、邹建平、贺宣化、石战中、马小林、刘戈平等，具体谁挨着谁，记不大清了。反正都是小子，谁也不嫌别人脚臭。后来，忘了是怎么回事，又让我们搬进了老乡家。

我们的房东是张虎。他是木匠，30岁左右。他家的院子里有两座房子，一座是老房，对着院门，是正房；一座是新房，在老房南侧，是厢房；无论新老，都是标配的三间格局。张虎只有一个儿子，新房是给儿子盖的，应当是孩子娶亲用的，现在居然腾出来，借给知青暂住。村里分配袁进文、张嘉林和我住在张木匠家。

我们搬进新居。三开间的房子，两间空空荡荡，堆了些坛坛罐罐，一间是炕，炕被隔断封闭着，隔断在炕沿中间开有一个小门洞，人由此上下炕。门洞不高，宽窄限于一个人，外挂着布帘。当时是冬天，炕外冰凉，里面却暖乎乎的。我忽然想到，这不就是《红楼梦》里说的“暖阁”吗？只不过《红楼梦》里的是豪华版，老百姓家的是简约版而已，但基本结构大体一样。这种暖阁格局，我在北京的老家家里没有见过，很有新鲜感。

张虎一家三口住在老房子里。三人非常热情，常到我们住的厢房聊天。张虎长得少兴，张虎的儿子已经十几岁了，白净脸。有一次张虎老婆拉着张虎和儿子对我们笑：“像不像兄弟俩？”连煤油灯都随着大家的笑声忽闪忽闪的。张虎还卷大炮，点着塞给我们，呛得我直咳嗽，张嘉林也咳嗽，袁进文则若无其事，吸得有滋有味。

那时不懂事，每天睡在温暖的热炕上，就没有想到这炕是需要有人烧的，